

生活
百味

石港宵糕



彩霞飞

周末回老家石港，看到街上好几家茶食店的宵糕上市了，一盒盒摆满柜台，买几盒带给奶奶，这可是她的最爱。

宵糕是家乡石港的传统茶食，雪白松软、香甜可口、凉而不硬，糕里是流质的馅儿。小时候奶奶带我上街总会买给我，她让我小心地咬一口，慢慢吮食。但小小的我稍不留意，就会弄得嘴角都是馅儿。

宵糕是应时茶食，每年上市时间不长。石港有多家茶食店做宵糕，品尝之后还是觉得小时候经常吃的那家最正宗。

清明前后，带上几盒送给亲朋好友是不错的选择哟。



洗手做羹汤



丁维香

我不擅厨艺，主要是觉得费时费力去做一顿饭不值得。老王在家的时候倒是愿意做饭，可是他不论做什么菜都是重盐重油，既不可口又不健康。还是我亲自上阵吧，几乎整个上午都在厨房里，洗、切、配、炖、烧、煮，累得腰酸背痛。

老王买菜天马行空，有些比较高档的食材我根本就不会做，又不能浪费了。只好硬着头皮，勉为其难。

手机摆在灶台上，依葫芦画瓢，按网上说的流程一步一步操作。有些配菜、佐料并没有确定的数量，只说“少许”“适量”，虽说做菜不是搞化学实验，不要那么精确，但有时口味的好坏就在做菜人手上的毫厘之间，要慢慢积累经验。

做得多了，熟能生巧，现在厨房的十八般武艺，离精通还差十万八千里，但是不那么笨手笨脚了。

渐渐地，不再觉得做饭是负担，也从中体会到了一些乐趣。生活不只有诗和远方，也有一日三餐的人间烟火。



彭常青

清明前的雨丝总带着海棠的香气。那些粉白花瓣沾了水汽，像被泪水润湿的信笺，一片片落在青石板上。我俯身拾起一片，纹路里藏着曾祖母折海棠枝时弯曲的指节。

记得小时候时节，曾祖母总要剪几枝半开的海棠供在案头。她说花开到七分最好，余下三分留给时光去圆满。如今案前换成了线香袅袅，我却总幻听到花苞绽开的簌簌声，像老人絮语般的温柔。海棠不似桃李灼灼，素白里润着薄红，恰似褪色老照片里泛黄的笑颜。

祖父生前侍弄的海棠

棠笺



树已亭亭如盖，新抽的嫩叶托着宿雨，将水珠轻轻抖落在供果盘里。我突然懂得清明为何总在花事最盛时到来——这满树繁花原是最庄严的祭文，用绽放的姿态诉说生命的轮回。

暮色漫过祭坛飞檐时，最后几片花瓣正随风旋落。它们掠过青砖黛瓦，拂

过新培的坟土，最终停驻在供桌烛台边。烛火摇曳中，褪色的花瓣竟泛出珠光般的色泽，仿佛先人隔着岁月投来的温润目光。

收拾供品时，我在香炉灰里发现几粒海棠种子。来年清明，一定会有新的花枝在旧地摇曳，替我们续写那些未尽的思念。

行摄

暮色里的荷塘



张超

暮色里的荷塘还蜷缩着枯梗残叶，水鸟踩着霞光穿行其间。岸边的垂柳已褪去灰白，新抽嫩芽的枝条在随风摇曳。春寒料峭，乍暖还寒，而浩荡的春风正在万物间奔涌，那是大地苏醒的字节跳动。



我的父亲

这幅画我整整画了一天，一片一片瓦，就是一件一件父亲的记忆。

四合院中间，是父亲栽的棕榈，我也随着树慢慢



王炎



长大。

我父亲是文化宫电影院首任美工，每当父亲在影院大厅画画写字时，周围总有许多等候进场的观众在围看。那场景，那崇拜，我至今都记忆犹新。

父亲退休后，仍坚持午睡后坐在桌前写字，雷打不动。有一次，回家看父亲在为自己写碑文，当时很惊讶，对父亲说：这不吉利呀。父亲很豁达地说：自己准备好，就不麻烦别人了。

父亲高龄走后，我为父亲设计的墓碑就用了父亲的亲笔字。每当清明祭拜，看到父亲为自己留下的碑字，父亲的工作态度、生活态度历历在目。

乐活人生

花间一壶酒



小狮子巴图鲁

这几日樱花盛开，“七日之花”花期短暂，大家像过节一样赶着去赏樱，忙着拍照拍视频打卡，当然最惬意悠闲的，还是在樱花树下铺张野餐垫子，或是排场更大些，摆上户外桌椅，坐下来赏樱、喝茶、聊天，偶有轻风拂来，顿时花落胜雪。

有棵樱花树下坐了四位看穿着打扮就颇有艺术范的大叔，正兴致勃勃地讨论着什么。而那棵樱花树的树权中间，居然还放着一壶酒。我的脑子里立刻跳出了李白的那句“花间一壶酒”，只是大诗人“独酌无相亲”，只得“举杯邀明月，对影成三人”，而这四位大叔不仅有花有酒，更有大好春光、老友相伴，相较李白的虽疏狂洒脱却到底是难掩落寞，显然这四位大叔友相聚，更为恣意快活。



灵,异

“外面冷，穿上！”今天回顾顾庄前，妻子扔过来一条棉毛裤，叮嘱我必须穿上才让出门。近期我还一直穿着厚厚的外套，思维也一直停留在冬季，回到顾庄



春归顾家庄

却发现其实春天早就来了，这边桃花开，那边菜花香，莺莺燕燕，到处姹紫嫣红，果然“春来无俗物，入眼皆成诗”。

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父亲四五十年前在池塘边栽下五棵梨树，每年这个季节，一簇簇雪白的梨花缀满了枝头，如团团云絮，漫卷轻飘，惊扰了时光，安静了岁月。一阵风吹来，白色的花瓣飘落满地，充满了思念的味道。

父亲不觉已经离开我们23年，往事都已成追忆，“纵使相逢应不识，尘满面，鬓如霜。”清明节临近，写诗一首，聊以遣怀：

《春归顾家庄》

我裹紧冬衣撞进三月的豁口/柳枝正蘸着解冻

的河水写意/油菜花把金箔熔进满坡满野时/忽然被小绒鸭清澈的眼神烫住脚步

老梨树虬结的枝干上/深褐沟壑里沉睡着半个世纪的密码/当风起时簌簌剥落的何止是花瓣/分明是父亲的老照片在时光里翻动

二十三年前他站在相同的位置/看新燕啄泥，衔走枯枝上的雪/而今那些簌簌坠落的碎玉/都成了我们共同的年轮

春色漫过青苔斑驳的井栏/我数着满地飘零的花瓣/那都是我写好，却未寄出的信/突然读懂春天穿针引线的手法/如何将离别绣成重逢的模样